



爱情本命年

都市小说

柳玎、香茗和柳玥是三种类型不同女人。柳玎是个女公务员,正派,果断,却缺乏女人的风情;香茗风情万种,又因有一个过于现实的丈夫而怅然若失;柳玥是丈夫忠实的奴仆,却遭到了残忍的轻视和抛弃。几个家庭,无数个生活中的细节编织成了一幅活生生的普通人的生活画卷。

李木玲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替妹妹出头

柳玎思来想去,决定直接和李辉对话。她是柳玥的姐姐,于情于理都不该对李辉的可耻行径置之不理。柳玎给李辉打电话约谈一谈,李辉回绝了。柳玎干脆等在劳动局门口。李辉很热爱他的工作,更热爱他的面子,柳玎把车停在一边,站在劳动局白底黑字的招牌下面,柳玎心想,看你还怎么逃脱!

下午五点钟,李辉出来了,一边往外走一边按手机。李辉穿了一套新西装,墨黑墨黑的,看上去像是刚从T台走下来的男模。李辉的腋下还夹了一个宽大的纯牛皮文件包,文件包似乎影响了他双手的自由,使他发起短信来不那么自如,所以才微微皱起了眉头。柳玎嗤了一声,笑了。心里说,熊样,装什么装啊!

柳玎一步站到李辉面前,埋着头的李辉飞快地退了一步。柳玎说:妹夫,晚上我请你吃饭,咱们边吃边聊。

李辉说:不行啊,我的车还扔在修配厂呢,我得去取。柳玎说:你的车?你不是已经没有车了吗?

李辉愣了一下:哦,朋友借的。

柳玎说:什么朋友这么慷慨啊。我找你只想问你一个问题。

李辉正要推脱,柳玎伸出手拽住他的袖子。来往的同事好奇地看李辉,李辉甩开柳玎,跟着柳玎进了她的黑色本田。柳玎对着后视镜里的李辉说话了:你在搞外遇是吗?我告诉你,你要是不给我妹妹一个说法,我就天天到你们劳动局上班!

李辉说:你以为你当了个小破官儿就了不起啦!

柳玎说:自以为了不起的是你!说吧,你打算什么时候跟那两个妖婆断了?我的摄影技术可是一流的!

李辉立刻矮了半截,硬撑着说:你比你妹妹卑鄙多了!

柳玎说:行了妹夫,不要像个女人一样尖酸刻薄了。我今天来找你,只是想警告你,凡事不能做得太绝。柳玥软弱,不等于柳家人都是窝囊废。希望你适可而止,悬崖勒马。

柳玎说完,下了车,打开后面的车门,把李辉拽了出来。李辉站定,赶紧哈腰检查裤线,好不容易才把裤子上的褶子抖落开了。柳玎斜眼看李辉为了两根裤线而紧张兮兮的样子,笑了,说:我妹妹看上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!

李辉抬起头说:姐,你怎么说话我可不爱听,你不知道你妹妹嫁给了我有多满足,我要是不娶她,她早就自

杀了。李辉说完,抬手叫住一辆出租车,走了。柳玎咬牙切齿地对准轮胎踢了一脚。

柳家老两口对两个女儿的心事毫无察觉。丁芳照例起大早练太极拳吃完晚饭去唱歌,柳顺知照例做饭洗衣带孩子。柳玎心里很清楚,如果不是父母帮忙,她的青春她的事业恐怕都要被一双儿女占据了。柳顺知老两口也是挨累的命,陈全的母亲在陈全上高中的时候就扔下儿子和老伴去世了,陈老爷子一个人终日郁郁寡欢,哪还有心思照顾孙儿呢!

柳玎对公公陈凤安是很孝顺的,陈凤安有哮喘病,柳玎隔三岔五地就会给老人送些广告上新推出的药品,还定期把老人的脏衣服拿到家里洗干净。柳玎一想起这些就越发委屈,她真的没有什么对不起陈全的。

快要下班时,柳玎的手机响了,来电显示是陈凤安。陈凤安咳嗽着说:玎子啊,爸又犯病了……老人有事从来不会先找儿子,而是先找柳玎,柳玎已经习惯了。柳玎慌忙往外走,边走边通知陈全。陈全正在家里睡觉,迷迷糊糊地“哦”了一声就把电话撂了。柳玎生气,又打电话,陈全说他马上就到父亲那里了。柳玎心里埋怨,这个闷葫芦,为什么就不能和我多说几句话呢!



张聿温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友情推荐

饶漱石过于敏感

这段时间,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。田家英报告了毛泽东。毛泽东说:“他不困,让他来嘛。”

当饶漱石接到田家英的电话,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。他一跨进汽车,便催促司机加大油门,朝万寿路飞快地驶去。当饶漱石急切地迈进毛泽东住所的时候,毛泽东已经命人在会客室里备好了烟茶,他本人也虚席以待了。“漱石同志,眼睛好些了吗?”毛泽东一见到饶漱石,立即起身相迎,热情地询问。

“感谢主席关心,有所好转了。”饶漱石眨眨眼睛说。

“眼疾可不能掉以轻心。”毛泽东说,“在延安时王观澜同志有病,我送了他几句话:‘既来之,则安之,自己完全不着急,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,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。希望你也这样做。’”

“眼疾嘛,倒在其次……我投身革命二十七八年。不知中央对我的斗争历史怎么看,是否认为我对敌斗争坚定、勇敢?”饶漱石说完,瞪起两只大眼睛,直直地望着毛泽东,等待毛泽东的答复。

毛泽东开始没有料到饶漱石会提出这么个问题。他听

纪实文学

建国初期,我们党反对野心家高岗、饶漱石阴谋分裂党,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惊心动魄。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对这场斗争作出了正确的评价。本书以此为指导,依据丰富翔实的史料,全景式地再现了高饶联盟从形成到覆灭的整个过程。

完饶漱石这一番表白,心里清楚了,看来饶漱石是到我这里讨评价来的。可他讨评价干什么用呢?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饶漱石的问题,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,示意饶漱石还有什么话,一并说出来。但是,饶漱石顽固地表示沉默。他一定要等毛泽东回答他这个问题后,再说别的。

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,只好说话了:“漱石同志,你提的这个问题,不成其为问题嘛。你革命立场坚定,对敌斗争勇敢,中央一直是这么看待的。”

饶漱石一听,心里轻轻舒了一口气,接下去说:“主席,我在华东工作,十几年了。王明路线,我不沾边。他是先‘左’后右。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,我是不同意的,和他有斗争。解放战争中,华东有几仗没有打好,解放区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,领导人之间,比如我和陈毅同志,也有些疙疙瘩瘩的事。我工作中有缺点错误,这我承认。但我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?请主席回答我。”

毛泽东从饶漱石的镜片后面,看到他那双深沉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。他想,心恨心眼,心和眼是连着的。难怪饶漱石眼疾治疗不好。毛泽东端起茶杯,也示意饶漱石喝茶。但饶漱石不动,仍直勾

勾地盯着毛泽东,等候毛泽东的答复。

毛泽东呷了口茶,笑笑说:“漱石啊,谁说你犯路线错误了?你说出来,我找他辩论去!”

“既然我没有犯路线错误,”饶漱石气呼呼地说,“为什么要用粟裕同车陪同的方式调我进京?像是起解嘛。又为什么我前脚走,后脚就任命了取代我的新的书记?是不是华东那边有人打我的主意?主席,我想不通!”

“让粟裕同志陪同,是让你有个照应,纯粹是为你好嘛。”毛泽东解释说,“是我这么安排的,我这里向你道歉。”说着,毛泽东就要起身给饶漱石道歉。

饶漱石慌了,赶紧做了个劝阻的动作,说:“不,不,我不要主席道歉,我只是一吐为快。”

毛泽东解释说:“中央考虑到华东那边运动紧张,上海工作任务又重,你眼疾的治疗又非一日之功,所以中央决定请谭震林同志负责华东局的工作。华东的父母官还是你饶某人,谭震林是代行职权,并没有正式任命嘛。”

谈到这里,毛泽东已经明了,饶漱石深夜求见,不为别的,就为自己的位置问题。饶漱石走后,毛泽东对田家英说:“漱石此人,过于敏感。”



不生病,凭什么

健康指南

这本火遍网络、由资深医生写就的养生护生秘籍,能让你全面地了解医界现状。其中精彩的内容有:我们怎样跟医院打交道;什么样的药品最适合你;医学是怎么回事;如何认识我们的人体;我们为什么会生病,疾病是怎么回事;我们如何保健才最科学;医生是怎样的人,我们怎样和他们交往……

原是流民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该不该向手术医生送红包

我经常听到亲朋向我表达他们的担忧:听说,如果不给麻醉师塞红包,他们会故意把麻药打不够量,让你手术痛得要死;听说如果不给手术医生送红包,他们会故意把手术做不好,让你反复数次才彻底解决问题……有这回事吗?

我承认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,我才不拍胸脯替天底下所有的医生打包票。但有句话我敢说:在中国正规的医院里,故意伤害病人的医生行为是极少的——这应该是事实。

当然,与医生有私交或通过金钱建立私交(送红包),或许可以得到更耐心的解释、更周到的服务,医生也可能会更在乎你的个人要求(如经济承受能力、个人特殊情况),但如果你不送医生红包,或许你会得到些冷脸,以及命令式的指导,个人要求也可能比较不受重视,但治疗的效果应该不会有很大差别——躺到手术台上,什么人都是一样的,这绝对是大多数外科医生的心里话。

几乎全部的医生都希望能用他的所学为病人解决病痛,倒不是因为他拿了多少钱,也跟他有多高尚扯不上关系。最主要的原因,是有同行间无形的压力,你做得怎么样或许病人难以评估,但同行们

都放在眼里,他们的评价是一个医生最在乎的。

过度医疗

要想成为一个聪明的病人,最需要警惕的是“过度医疗”。什么是过度医疗?举个例子,你感冒了,其实只要5块钱就能解决问题,医生却给你开了50块钱的药,这就是过度医疗。那如果我发烧又咳嗽,医生让我又抽血又拍片,最后发现什么都正常,只是小小的感冒,这算不算过度医疗?这或许也是,但现代医学是一种实证医学,医生会尽量找客观证据说话,诊断什么、排除什么都要有根有据,这是现代医学的标准化要求所致。

诊断标准化之一就是要求尽量用客观的检查指标说话,这就造成了医生轻视主观查体、重视客观检查的趋势,于是病人身体稍有不适,医生就大开化验单。对于就诊的发烧、咳嗽病人,经验丰富的医生通过问病史、肺部听诊就可以大致诊断出来,但如果碰上新医生呢,或者碰上老医生心不在焉呢?所以医疗上对于怀疑有肺炎可能的患者都要求进行肺部X光检查,对于最终诊断只是感冒的患者而言,拍X光片似乎是过度医疗,但如果真是肺部感染呢?不做检查的

话,就极有可能误诊!

过度医疗还有一个主要原因,就是现在医疗纠纷中要求“举证倒置”,就是说发生医疗纠纷时,病人不用举什么证据,只要大喊:医生你错了!我不用证明你为何错,倒是医生你要找证据证明自己为何没错,如果你无法为自己辩护就得败诉,这就是所谓的“举证倒置”。

给你讲一个实例,我曾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件事:一个患者双大腿被卡车碾压得几乎全断了,只剩一点皮肤粘连,如果不立即截肢止血就有生命危险,但主刀医生则坚持要进行X光检查才肯手术,“拍什么X光,断成这样不是很明显吗,拍X光对治疗根本没有什么指导作用,反而耽误病情。”——我当时这么想。

但那位主刀医生是对的,他需要当时的客观证据来证明他行截肢手术的合理性,这张X光片他可能看都不会看就存起来,只是以防万一患者把他告上法庭:你当时为何要截掉我的两条腿?如果没有这张X光片,医生就得败诉。

所以是否过度医疗有时很难界定,只有一种情况是肯定的:医生为了拿回扣,不根据病情开大处方就必定是过度医疗!



历史故事

中国历史上有个谜团:为何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获得成功,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大都失败了?以至于有人说:国人可以向暴力屈从,却拙于制度创新。真的是这样吗?本书选取的故事,悬念迭起,内涵深远,影响至今。这些故事,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改革,在当前“历史热”中独树一帜,令人耳目一新。

马立诚 浙江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改穿汉服,改说汉语与改用汉姓

494年12月,定都洛阳刚一个月,众人正忙着搬家折腾,很多人还没房子,元宏就下令士民禁止穿胡服。

在街上,鲜卑人的打扮和服装,是一个显眼的符号。代表了什么?代表了疏离,代表了隔离,并且隐含着“占领军”的敌意。元宏看到这景象,心中很是忧虑。

一次,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,元宏当场将汉族的衣冠赏赐给鲜卑贵族官僚,要求把鲜卑的官服改为汉官服。为了检验服装改革的效果,元宏时常到街上巡视。有一次,他在街角看到有的鲜卑族妇女仍然我行我素,身穿胡服,十分生气,立即训斥手下干部,要他们严加管束,把改穿服装的决定落实到每个人身上。过了不久,洛阳街头再也见不到穿鲜卑族服装的人了。

和服装改革相比,改变语言要困难得多。虽说弱势语言向强势语言靠拢是古今皆然,但语言的势力根深蒂固,不是闹着玩的。

服装改革之后半年,495年6月的一天,元宏和他的大臣聊了起来。

元宏把锅盖揭开了:“孔子说,名不正,言不顺,则礼乐不兴。我今天说一说‘言’的

问题。现在我决定禁止说鲜卑话,一律改说中原汉语。”元宏看看大臣们惊愕的表情,慢慢说道:“当然喽,三十岁以下的,改起来也难,可以放宽要求。但是三十岁以下的,必须马上学习说汉语,不得有误!如果故意违背我这个命令,就要降级或者撤职。你们觉得怎么样?”

大臣们已经被元宏旋风式的改革弄晕了,多少也习惯了。他们知道这位年轻的君主志大气高,说一不二,只能顺着来。于是都低声回答:“一定贯彻陛下的指示!”

元宏又说:“我曾和李冲商量过改说汉语的事。你们猜猜李冲怎么说的?他说,四方之人,口音不同,没法说谁的好。干脆,皇帝说什么话,就作为正音好了。”李冲说这话不动脑子,光拍马屁,一点不负责任!”元宏把头转过来说:“应该叫御史把你拉出去!”

李冲吓得连忙摘下帽子:“臣罪该万死!”

元宏说:“如果谁认为我说得不对,可以当面提出来讨论。我最恨当面一套,背后一套,在朝廷上遵旨,私下里抗旨!”

改说汉语之后半年,急性子元宏又发大宏愿,要鲜卑人改用汉姓了。鲜卑人的姓氏多为复姓,如拓跋、独孤、贺楼、步六孤、丘穆陵等。

496年正月,元宏颁布诏书说:“北方人把土称为拓,把君主叫做跋。我们北魏也是黄帝的后裔,以土为最尊贵,所以叫拓跋氏。土为万物之元,拓跋氏改姓元氏。诸位大臣的复姓都要改为单音汉姓。”

元宏首先带头,将皇族的拓跋氏改为元氏(元宏原名拓跋宏。本文使用的元宏,即为改用汉姓之后的名字,其他皇族的姓也改为元姓),定为最高门第。

接着,把丘穆陵氏改为穆氏,把独孤氏改为刘氏,把步六孤氏改为陆氏,把贺楼氏改为贺氏,把贺楼氏改为楼氏,把勿忸氏改为于氏,把纥奚氏改为嵇氏,尉迟氏改为尉氏,以上八姓是北魏功勋之家。

元宏将鲜卑族的一百多个姓氏改为汉姓,改姓后的地位与汉族的不同门第互相对应。元宏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土族通婚。他带头将汉官李冲的女儿立为皇后,还让自己的弟弟娶汉族世家女子为妃。

元宏的改革范式是威权高压,破釜沉舟。这也打上了北魏皇帝威权独大的印记。499年,元宏病重去世,年仅33岁,至为可惜。元宏的继任者北魏宣武帝及孝明帝宠用奸佞,荒淫贪婪,国势日衰,这是后话了。